

小引

紅笑劈頭第一句 Horror and Madness (恐怖與瘋狂)，不但總提紅笑全書的內容，也是安特列夫一生作品的特點，書中患着恐怖與瘋狂的兄弟可說是象徵安特列夫自己。恐怖與瘋狂！

恐怖與瘋狂的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yev) 一八七一年生於渥累爾州，與屠格涅甫同鄉。父親是個測量師，家貧，在中學的時候父死，大學學費更難籌劃，讀書的時候一二年餓着肚子上課也是常事。一八九四年四月一日他曾拿起手鎗準備自殺，卻不得下手。只做一生人，竟自殺三次，都爲了最後一秒鐘的考慮，賭着氣再活下去。

餓着肚子的窮學生竟於一八九七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法科，法科畢業的律師只理過一件案子，而且是完全失敗。於是捨去本業從事於文學生涯。當時文學家高爾基讀了這位無名小卒的作品，以爲這是署着筆名“Leonid Andreyev”的老作家底傑作。高爾基一知道“Leonid Andreyev”不是老作家的假名，卻是新作家的真名，便極力器重他，帮助他，安特列夫的文名因以日盛。

世紀末的露西亞正是極黑暗的紛擾時代。一個深夜的病人受夢魔的惡弄，喊不響，動不得，外而外交失敗，內而革命被壓，當時民衆心理煩悶，生活暗淡，安特列夫的作品便是這個頹喪而又憤慨的灰色人生底象徵。他和柴霍甫同唱着資本主義的輓歌悲哀，失望，而無救法。柴霍甫帶着談諧的腔調笑着泣啜，他卻噴着血淚狂笑。噴着血淚的狂笑是紅笑，是苦笑，是失望笑。他忽於人牛底悲哀和失望，不是膚淺的，暫時的，而是根本的永久的。他的到星中 (To the Stars 1905) 否定人生的意義說，『就宇宙而論，每一秒中有一星球要破壞』

呢。』他的人底一生 (The Life of Man 1906) 悲嘆人生底命運說，『人生只是一支蠟燭，燒盡了膏油，自己熄滅了，人生是從無物到無物的一個過程中一個光亮的舞台吧了，戀愛是空幻的事業也是空幻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阿那西瑪 (Anathema-1909) 不但叩問人底意義，而且懷疑到人類的本性是否善良。霧中深淵 (The Abyss in the Fog-1902) 單是書名已使讀者投入悽哀的地獄，刻薄地描寫戀愛底無謂。人生無意義，宇宙無意義，事業無意義，戀愛無意義，叩問至此，即不自殺定是恐怖與瘋狂了。』

以上數書都是劇本，小說以紅笑，七個被絞死者，飢餓王，為最著名。紅笑 (The Red Laugh-1904) 描寫日俄戰爭的悲慘景象，是一篇非戰文學，也是一篇狂人日記。七個被絞死者 (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 象徵一九〇七年國內革命底恐怖，是一篇非刑文學，也是一篇死底研究。飢餓王 (King Hunger-1907) 和劇本撒伐 (Sava 1906) 表現當時的勞動運動。帝國主義利益衝突的大戰時，他發表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底懺悔和比利時底悲哀。

資本主義末期底悲哀是必然的命運。他和屠格涅甫一樣只見到舊時代底崩潰，卻找不到正當的出路：他說『一切都無望，惟有希望一個神的法力來更新一切。』卻不知道被踐踏的賤民底團結，便是神的法力！所以勞農政府成立，他便避居於菲拉特別莊，一九一九年九月他還想離開新建的露西亞去遊資本主義的王國（美國）正在動身的前幾天因心臟痺麻死去。

（錄自紅笑及七個被絞死者世界版。）

第一部

斷片之一

……恐怖和瘋狂。

我感到這樣，當我第一次沿途進行時——繼續不停地進行了十小時，從未減小我們的腳步，從未停住去攙起那些跌倒的，但把他們留給敵人。敵人是整個的團體，正在我們背後蠕動，只要三四小時後，他們的足跡便踏着我們的了。

天氣是怪熱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度——百二十，百四十，或者多一點——我只知道熱度是連續的，冷酷的，無往不屈。太陽是那麼的巨大，凶惡，可怕，彷彿地球已挨近了牠，馬上就得給牠的無情的光線燒掉。我們的眼睛不能再睜開了。縮小的瞳人，小得好似一粒罌粟，就是閉着眼皮也找到底蔭。太陽透進薄的眼皮，血紅的光刺入痛苦的腦筋。話這樣這樣說，但閉着眼睛總要好點：過了若干時，也許是幾小時，我閉着眼走路，聽得羣衆在我的周圍移動：人馬參雜的步伐聲，鐵輪的壓碎石子的剝剝聲，人的用力呼吸和幹燥的脣吻接觸聲。但我卻未聽得說話聲。整個團體肅靜着，尤如啞子軍隊的進行，無論誰跌倒了，他總是不響地倒下，若有別人碰倒他，也就無聲目的倒下，爬起，仍向前進，連頭也不回轉，這般啞子彷彿也帶眼瞎耳聾的。我失足了幾次，待睜開眼，那墮落的一切宛如一篇荒謬的小說，瘋狂世界的可怕的囁語。空氣在白熱的熱氣裏波動，石子好似在凝靜顫抖，預備融化。在彎曲的遠道，一排排的人馬，砲，彷彿已離開地球，顫動地好似一團膝漆在自動前進，

據我看來，他們並非是活人，乃是一隊聯合的的影子。

巨大的，臨近的，可怖的太陽，在槍桿和金屬品上反映出幾千個小太陽，牠們好似槍刺的白熱點般的尖銳狠忍，從各方面射入你的眼睛。那種無用的燃燒的熱度透入你的身體——你的骨髓和腦筋——我覺得，有時在我肩上擺動的並非是實，乃是一隻怪異的圓球，又重又輕，是屬於別人的，而且是可怖的。

於是——於是我立刻記起我的家來：我的房間的一角，在我的桌上有一張淡藍色的壁紙和一隻滿蓋塵埃無人使用的水瓶——我的桌子的腳，有一隻比別的短些，所以用一張摺起的紙把牠填高。至於隔壁房間——我不能看見他們——是我的妻和幼兒。要是我有力量叫喊，也許我早已叫喊了——這種簡陋而平靜的現象竟有那麼奇怪——一張淺藍色的壁紙，一隻滿蓋塵埃，無人使用的水瓶。我知道我是安定的站着，舉起我的手臂，但有人在背後推我，於是我很快地前進，衝入隊伍裏，急得不知是在那兒，但現在覺得不熱也不倦，我這樣走了好久，衝過無窮盡的啞子隊伍，經過赤熱的人羣，差不多要碰着那軟弱低下的熱的槍管了。其時我忽然被我作什麼和往何處去的思想所中止。我急轉向左邊，從低地爬過一條水溝，預先佔据了一塊石頭，彷彿那塊粗糙而又火熱的石頭是我奮鬥的目標。

於是我第一次感到這樣。我很清楚看出那些人，寂靜地在熱陽下前進，受盡疲和熱的痛苦，搖動跌倒——他們全是瘋了，他們不知道往那兒去，不知道太陽有何用處，不知道世間一切。他們的肩上並非是頭，乃是怪異可怖的圓球。我在那邊看見一個像我情形相仿的人，倉促地前進，跌倒了，我又在那邊看見一隻隻的馬頭在人羣中出現，那種血紅而遲鈍的眼睛，張大露齒的嘴巴，是可怕的地獄的呼聲的暗示，那個頭先則出現，繼則倒下，於是羣衆也停止了，緊緊地擠在一處，我只聽得一陣空虛粗大的呼聲，然後一聲槍響，又再繼續這靜默的無窮盡的旅程。

我坐在石頭上已有一點鐘了，但羣衆依然向前推動，空氣、地球和遠處的幻滅般的列隊，仍如前顫抖。於是燃燒的熱度又刺進我的身體，我忘記了我剛才所見的是什麼東西，羣衆在我的面前蠕動，可是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一點鐘以前，我是坐在石頭上，但現在卻一羣灰色的人包圍着，有的不動地躺着，也許是死了，有的坐着，冷淡地望着那些走過的人。有的負槍像是兵士，有的衣服扯碎得差不多是赤身了，他們身上的皮膚是枯黃得令人不願去看。離我不遠，有一個人，他的赤着的背朝天仰着。

他的面埋在酷熱的沙中，從他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同反轉的白的手掌上看來，可知他是死的了，但他的背卻像生前一樣紅潤，稍許帶點淡黃，彷彿是薰肉，這是表示死的景象。我想離開他，但我沒有氣力，軟弱得要跌下來，我只是繼續張望那一羣無窮盡的幻影樣的搖擺的人羣。從我的頭上的情形看來，我知道不久我也就得中暑，但我只是靜靜地等待着，好像做夢一般，死，似乎僅是有奇異而紛亂的幻象的路上的個時期。

於是我見一個兵離開他的隊伍，用決意的態度一直向我們這邊走來。忽爾他在壕溝裏使我不見了，但當他再出現臨近我們時，他的腳步很不穩健，所竭力控制他的搖曳不定的身體，人都明白他是作最後的掙扎。他一直向我走來，因此我駭極了，便打消了包圍在我腦中的癡癡，我問道「你有什麼？」

他立即停住，彷彿有句話正要待說，於是站在我面前，重大的，滿面鬍子的，穿着一件襯衫。他沒有槍，他的袴只剩一個鈕釦了，從袴的裂縫處所以看見他的雪白的身體。他揮舞他的手臂，爲的是想控制牠們，但是不能，忽爾他把兩臂合在一起，牠們又再分開了。

「怎麼樣了？你還是坐下來吧，」我說。

但他仍舊站着，無力地想振刷起精神，並且靜默地呆視着我。我不覺從石上立起，蹣跚地注視他的眼——

——看見那裏面是個可怕而顛狂的深淵。人人的瞳孔是縮小的，但他的很大並且遮滿整個眼睛；在那巨大的瞳孔裏，他一定見過流血的戰場了！也許這是我的想像，也許他的眼中只有死亡——但是，不，我並未看錯那兩隻漆黑無底的瞳孔，被一個狹小而帶橘色的眼圈包圍着，彷彿是鳥的眼睛，我並未看錯，這是比死亡更厲害，比死亡更可怕的。「滾開！」我喊道，往後退。「滾開！」他好像只等待一句話。如前一樣重大的，錯亂的，靜默的，於是他忽然在我面前跌倒，壓在我身上。我竭力掙扎從他身下抽出兩腿，跳起想逃走——逃到沒有人跡而有太陽照着的遠方。其時，突然在左邊的山頂上放了一個大砲，接着又是兩砲，好像是回音。在我們的頭上，有個砲彈很樂意的發出銳聲飛過。

我們是被攻打了。

殘酷的熱，恐怖和疲倦都立刻消滅了。我的思想清楚起來，我的心也就明白敏感起來，當我喘氣的跑着，走向列隊中時，我看見安靜的，快樂的臉，聽得粗俗而又高大的聲音，號令，說笑聲。太陽彷彿自動地升高，並不再在途上，並且慢慢地模糊寂靜起來——於是又是一個砲彈，像女巫一樣，帶着歡呼聲飛過空中。

我走上前去……

斷片之二

差不多全是人馬。第八砲隊也是一樣。在我們的第十二砲隊，到了第三天的末了，祇剩得六砲——其餘的都已毀壞了——六個人和一個軍官同我自己。我們二十小時內未曾吃過，未曾睡過，因為三日三夜魔王般的怒吼，包圍我們在瘋狂的雲霧中，把我們隔離了地球，天空和我們自己——我們，活的人，像瘋人一樣彷徨着。死人呢，只是安靜地躺着，同時我們靜靜地蠕動着，談話和說笑，我們是像瘋人的。我們的動作是敏捷

而堅決，我們的號令清楚，政務正確，可是你若立刻問起我們是誰時，無疑的，使何人都不能在糊塗的腦筋中找出一個答案。彷彿在夢中，所有的臉都很熟識，一切都是熟識而自然——尤如從前做過一樣，但我看每人的面或槍，或靜聽喧鬧聲時，我卻被一切的無窮的神祕所感動。夜是不知不覺地來到了，在我們有空去注意牠，希奇牠從何處來以前，太陽重在我們的頭上燃燒着。倖從那些到我們砲隊裏來的人，我們就知道戰爭的爆發已第三天了，但又馬上忘記了牠戰爭對我們似乎是無止境的一天，並無開始，有時黑暗，有時明亮，但總不了解，不明白。誰都不怕死，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叫作死。

在第三或第四夜——我記不清楚了——我在戰壕下躺下一分鐘，當我閉起眼睛時，同樣熟識的詭異的景象又在我的面前：我的桌上有張淺藍色的壁紙和一隻無人使用的小瓶。在隔壁房間裏——我不能看見他們——是我的妻和幼兒，但現在桌上放着一盞綠罩燈，這一定是傍晚或半夜了。那景象不動地站在我面前，我靜靜地仔心地想了很久，讓我的眼光落在水瓶的玻璃所反映出來的光上，並且詭異我的孩子為何還不睡因為這是死了，應該是睡的時候了。於是我又再考驗我的壁紙：每個螺旋線，銀白的花，四方的，直線的——從未想到我知道我的房間這樣清楚。我時常睜開眼睛，看見漆黑的天空上有美麗的如火的條紋，等到閉上眼時又看見壁紙，明亮的水瓶，並且詭異我的幼兒如何還不睡，因為這是深夜，應當睡的時候了。一次，一個砲彈在我的附近爆炸，使我的腿嚇得跳起來，並且有人高呼着，他的呼聲比炸彈聲還響，我對自己說道：「有人被炸死了，」但我並未起來，眼光仍注視在淺藍色的壁紙和水瓶上面。

後來我起來，走動着，發號令，看看兵士的面，放了幾響砲，仍然詭異我兒如何還不睡。一次我們步兵，他就詳細解釋給我聽，於是我們點點頭。他大笑着，他的左眉連續地抽動。同時他的眼睛機敏地注視我們背後的人。我們的背後除了人的足聲外，並沒有別的。

現在天氣很晴朗，卻突然下起雨來。雨——正如家裏的一樣，是最平常的小雨。但牠是那麼迅速而不合時，我們很怕受濕，因此離開砲位，停止開火。想打算找個躲避的地方。

剛才同我談天的那個騎兵，他在砲車下打瞌睡，雖然在何時他都可被壓死；大膽的砲手，爲了某種原因，開起剝取死人的衣服——那時我正在砲壕中跑來跑去尋東西——一件衣服或是一頂傘。同時特殊的靜默籠罩在雲雨散漫的地方。一個溜散彈轟炸之後一切便寂靜了——甚至靜到能聽得大膽的砲手的心悸，或雨點滴在石上砲上的聲音。這種溫柔不絕的聲音，使人回憶到秋天——潮濕的泥土和靜默的氣息——好像把流血的野蠻的夢魘稍許隔斷一會兒，當我看見濕而亮的砲時，我無意地回到我的親愛而和平的事件——我的孩童時代，或者我的初戀。但遠處來了一陣特別響的砲聲，於是知時間的靜默消失了，人們從躲雨的地方立刻跑出來，好像去躲雨時一樣匆忙，一砲發了，再發一砲，疲倦的頭腦被流血的淒慘的景象所包圍。誰都不注意雨幾時停止。我只記得雨水從已死的砲手的萎黃而肥的臉上流下，因此我想雨一定下得很久吧。

在我面前，站着個年輕義勇兵，他把手舉到帽邊，報告我將要我們防守前綫，因爲只要兩小時後，我們便可替換了。我正詫異我兒如何還不睡，只回答他盡我的力量保守下去。但我忽然注意少年的臉色，也許是爲了他的特殊和慘白。我從見過像他的臉一樣慘白的東西就是死人的臉也比那無鬚的來得有血色。我怙度他上我們這兒來在路上受驚了，不能再復原了，至於他舉手到帽邊，不過是驅走他的如狂的恐怖，竭力保持他的簡單習慣的姿勢吧了。

「你怕嗎？」我問，拍拍他的肘。但他的肘彷彿是木頭製成的，他只是微笑不言。不如說他的嘴唇獨有顫動地微笑，當時他的眼睛只充滿了年輕和恐怖——並無別的。

「你怕嗎？」我溫重地再說了一遍。他的嘴唇顫動着，想說一句話，在同時又發生不可思議的可怖的，超越自然的事。我感到有股熱氣沖上我的右頰，使我搖曳不定——沒有了——同時我的眼前代替白面孔的，是一些短而鈍的紅的東西，血像從一隻未塞的瓶中湧出來，畫在粗陋的斬牌上一樣。那個短而帶紅的流血的「東西」，依然仍在露出一種微笑，一種無齒的笑——一種紅笑。

我認識了——那是紅笑。我已找了好久，現在找着了——那種紅笑。在那些殘缺的怪異的屍體中的，現在我已明白是什麼了。這是紅笑，牠在天上，牠在太陽中不久就要佈滿全世界——那種紅笑。當時他們精密而鎮定，彷彿發了瘋。

斷片之三

他們說我們和敵人的軍隊中都有大批的瘋狂者。四所瘋人院已經設立了。當我到參謀部去時，我們的官長指給我看。

斷片之四

像蛇一樣環繞着。他看見電線，橫在空的一端已經折斷，繞在三個兵士身上。線頭刺破他們的衣服，釘在他們身上，兵士們驚叫着，作瘋狂的旋轉，兩個人拉住了第三個人，因為他是死了。現在只有一個是活的，他把那兩個死的推開，但他們跟着他，旋轉地，互相打滾地覆在他身上，於是三個立刻都不動了。

他告訴我死在電網中的總在兩千人以上。當他們正在斫電線時，都在旋轉的電網中迷途，於是使受不停的彈雨所攻擊。他使我相信那是可怖的，他們若知道可從那一方向逃走，那也許可避免被攻擊了。可是十

座或十二座電網依然盤繞着，一個迷園般的陷阱細住他們，使他們不知從那個方向逃脫。

有些人好像是瞎了，跌入漏斗形的陷阱中，懸在大銳的樁上，穿進肚腸，作極度的顫抖，彷彿玩具的小丑般跳舞，他們被新的人壓下，於是便滿坑沿，陳着一羣或生或死的流血的身體。手向各方面伸着，手指亂動着，想抓住任何一切；那些跌進陷阱的人都不能再爬上來幾百個手指，強壯的盲目的，好似龍蝦的螯，緊緊的捏着自己的腿，抓住自己的衣服，掉下來，挖出他們的眼睛，勒死他們。有許多似乎是昏醉了，一直向電網衝去，跌進裏面，驚呼着，直等一粒子彈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以大概而論，他們全是像喝醉酒的人有的作可怖的咒詛，有的笑着，等到電網糾住他們的手臂，就在當地死了。他自己覺得很奇怪，因為早晨起未曾吃過喝過東西。他的頭昏暈，有時他的恐怖的感覺反而變成狂喜，從狂喜再變為恐怖。如有人在他旁邊唱歌，他也會加入，於是一致和唱了。他記不清他們唱什麼，只知道是輕快的跳舞旋律。是的，他們唱，同時包圍在他們四周的是紅的血。整個天似乎也變紅了，一個人能想像到這是大笑難覆沒了世界——一種怪異的顏色的消失向來是淡藍的，綠的和平的顏色，現在都改變了，同時太陽放出紅的火光來。

「紅的笑啊，」我說。

但他並不懂得。

「是的，他們笑了，我已告訴你過，是喝醉酒一般。也許他們還跳舞。有這種情形的那三個人的舉動多少像跳舞。」

他記得很清楚，當他胸部中彈跌倒時，他的腿顫抖了許多時候，直得失去了知覺，彷彿依着音樂的拍子跳舞。現在，當他想到被打擊時，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一半恐怖一半卻希望再嘗受一次。

「你的胸部又中了彈嗎？」我問。

「爲什麼我每次都該中彈呢？老朋友啊，這也許不是全壞的，因爲可得一種勇敢的獎狀呢。」

他朝天躺着，有黃蠟的面，大的鼻，高的顴骨，凹的眼。他躺着像一具死屍，夢着獎狀死機侵入了，他有高的溫度，三天之後他便葬入墳墓加進死亡隊伍，雖然他還微笑着做夢，談論着獎狀。

「你已拍電報給你母親嗎？」我問。

他恐怖，毒恨的，怨怒的凝視着我，並不回答。我靜默着，於是他的呻吟和囁語都能聽得了。但當我站起要走時，他用他的執而仍舊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把他的深凹而帶燃燒的眼失望地痛苦地注視我。

「喔，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什麼意思？」他用驚駭固執的態度問我，拉住我的手。

「什麼？」

「一切：照樣。現在她是等待着。但我不能。我的國家——這可使她明白，我的國家是什麼。」

「是紅笑啊，」我答。

「唉！你總是說笑，但我是很鄭重的。這可不能解釋的，但能使她明白嗎？你若知道她信中所寫的是什麼！」

——她所寫的是什麼。你知道她的意思——是白髮的。你——他很怪的看我的頭，指着手指忽然大笑道：

「你已變得禿頭了。你曾注意到嗎？」

「這兒沒有鏡子。」

「許多人都變成亮頭而灰白了。給我一面鏡子。給我一面，我覺得我的頭上生着白髮了。給我一面鏡子。」他不省人事了，大聲呼喊出來，於是我離開了醫院。

當晚我們開了個同樂會——一個淒慘而怪異的同樂會，在賓客中有死人的影子。我們決定在晚上聚

集攏來，在野外預備茶典像在家中一樣。我們有個茶缸，還有檸檬和茶杯，在樹下舉行野餐，像在家中一樣。我們的同伴兩兩三三喧鬧的來了，談論說笑，充滿快樂的希望——但不久仍歸沈默，不敢互相看視，因為在這將死的人的宴會中確是可怕的。衣服襤褸，污穢，身上發癢，彷彿生了可怖的癬，頭髮脫落，薄而疏的，失去平日可親的慣常面貌。當我們圍着茶缸時，彷彿是第一次互相接見，因此我們都害怕了。在這一一般雜亂的人羣中，我找不出可親的臉——我連一個也找不出。這般人，暴躁，性急而舉動粗野，一聽得什麼聲音便回頭觀望，想用過度的態度來充實他們所怕看的神祕的空虛——他們是我所不知道的陌生的奇怪的人。他們的聲音不同，用那急促的易怒的喊聲和那稍受刺激就狂喜的困難來說話。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奇怪，樹木奇怪，落日奇怪，水也奇怪，充滿特殊的滋味和氣息，好像我們已離開地球，已同死人走進另一個新世界——一個有神祕現象和不詳的黑影的新世界。落日是黃而冷的，黑而暗的，靜靜的雲兒沈重地掛在牠上面，同時在牠的下面是黑的，我們的面在那不祥的光中似乎是黃得像死人的面一樣。我們圍坐在茶缸旁邊，但茶已喝完了，釘心反射出落日的黃色同恐怖，牠好似也是一個不可接近的，死的不堪思議的物件。

「我們在何處？」有些人問，他的聲音帶着困惱和恐怖。有些人太息着，有些人顫動地彈他的手指，有些人大笑，有些人跳起，然後繞着桌子很快的走。在這些末日的期中，總能碰到那樣的人，他們時常急急地走，幾乎是跑，有時冷靜的，有時奇怪的喃喃說話。

「在戰場上啊，」一個笑着的人回答，然後又作空虛的冗長的大笑，好似有些東西扼住他的喉嚨。

「他笑什麼啊？」有人忿怒地問。「看這兒，停住吧！」

別的一個又扼住喉嚨，表示微笑，然後服從地停止。

天色漸漸黑了來，雲好像籠罩着地球，我們不能辨別各人的黃色的幻影般的面貌。有人問道：

「胖腿在那兒？」

「胖腿」是我們喚一個軍官的綽號，因為他身材短小，穿了一雙大而不透水的靴子。

「他剛才在此地。胖腿，你在那兒呀？」

「胖腿，不要躲起吧。我們能嗅出你的靴味呢。」

大家都笑了，可是他們的笑聲卻被黑暗中的狂暴和忿怒的聲音所隔斷了：

「止住！你們不慚愧嗎？胖腿今天早上在偵探時死了。」

「他剛才還在此地。這一定弄錯了。」

「你想一想吧。哈哈！你原來在茶缸後面，切一片檸檬給我。」

「我也要！」

「我也要！」

「檸檬完了。」

「朋友，這是怎麼一回事？」一種軟弱和受傷的聲音說，充滿了差不多哭樣的痛苦；「怎麼，我上這兒來祇是爲檸檬呢？」

別的又發出空虛而冗長的大笑，並無人阻止他。但他不久就停止了。他只微笑，然後即停止。有人說：

「我們明天要向敵人進攻了。」

但許多聲音忿怒地叫喊道：

「胡說！真向敵人進攻嗎？」

「但你自己明白的——」

「住口。我們不能再談別的。」

落日漸弱了。雲兒升起，似乎比前更淡，人的面孔變得更熟識了，於是繞着我們跑的人，比前更靜的坐下來。

「我不懂現在怎會像在家一樣？」他含糊地問道，在他的聲音中帶着犯罪的微笑。

又有一次，一切都變成可怕的，不可思議的，奇怪的——那麼緊張，那樣使我們恐怖，差不多失去了知覺。我們都同時談論着，叫喊着，奔跑着，移動我們的杯，摩擦各人的肩，手，膝——於是突然靜默了，又在不可思議之中了。

「在家裏嗎？」有人從黑暗中叫喊着。他的聲音是粗暴恐怖怨恨，被感情所震動着。有幾個連喊都喊不出來，似乎已經忘記怎樣說話了。

「在家裏嗎？什麼家？到處都是家嗎？不要打斷我的話柄，否則我要開槍了。在我的我每天要洗一次浴——你明白嗎？——是水浴——水是滿滿的。現在呢——我每天連面也不洗。我的頭上全是頭垢，我的身體發癢，我聽到你說家裏，我將因污穢而瘋狂了！我像一隻動物，我侮蔑自己，我不能認識自己，對於死，我是不怕的。你用你的炸彈，我的頭。不論你描準何處，都會中了我的頭的，你祇講着家裏。什麼家。街道，窗戶，人民，但我現在不到街上去了。我很慚愧。甚至你把茶缸帶到這兒，我看了也怕羞。」

別的又大笑了。有人喚呼道：

「啊！我要回家啊！」

「回家！」

「你不明白什麼叫作職務！」

「回家聽吧！他要回家呢！」

大笑聲雜着痛苦聲——於是又沈默了——然後復歸於不可思議。不但是我，大家都感到的，那些神祕，黑暗，奇的田野向我們衝過來，向那些陰暗的山谷起來，那兒也許在石間它記而遺失了的仍舊躺着，從怪異的不可捉摸的天空中流出。我們靜靜的站在茶缸的四周，因了恐怖失去知覺，同時有個巨的無形的影從世界上升起，用寂靜的隱忍的眼光從天上注視我們。突然，挨近我們，也許是在司令的屋頂，音樂響了，那種狂顛的，歡愉的，響亮的聲音好似在半夜和靜默中發射出來。樂隊瘋狂地快樂，奏出戰爭的調，急連地，雜亂地，過度的高過度的樂，使人咸有人人在奏，有人在聽，並且那般人也同我們一樣看見空中的無形的影。很清楚的，樂師在喇叭上，腦中，耳裏，有同樣巨大的黑影。斷絕的樂聲飄渺而跳躍，從別的聲音逃開，在寂寞中發出顫抖和恐怖。別的聲音似乎是在看牠，牠們是那麽寂靜地奔跑，傾跌，滾倒，重再起來紛亂地站在羣衆中間——過度的快樂，過度的高聲，過度的黑色的豁谷，那兒也許被遺忘的被失去的完全消滅了。

我們靜默地久長地圍着冷的茶缸。

斷片之五

當醫生謹慎地推我起來時，我早已熟睡了，我驚醒，我跳起，我呼喊，衝出入口處，凡是我們被叫醒時都是這樣的。但是醫生緊握我的手臂，請我原諒

「我嚇醒你了，原諒我。我知道你需要睡……」

「五天五夜」我喃喃道，昏昏的睡着。我覺得我已睡得長久了，當醫生開始說話，謹慎地敲我的肋骨和兩腿時。

「但這真是沒辦法的，親愛的朋友，請——這是太勉強了。我只是想
的還存在……」

我不能……我只想，有的受傷

「有什麼傷？你不是一天到晚在收容他們嗎？讓我平安點吧。這太不公平——我已五天沒有睡了！」

「乖孩子，你別發怒，」醫生喃喃道，粗魯地把帽戴上我的頭，「大家都睡了，真沒法叫醒他們。我已備了一輛汽車，七輛馬車，但是沒有病人來坐。我明白了。乖孩子，我懇求你。大家都睡着，大家都要拒絕的。我記不清楚我幾時睡的。我相信我的神經錯亂了，乖孩子，放下你的腳，先來那一隻：」

醫生臉色慘白，走路蹣跚，如果他一躺下，他好像會立刻睡着，幾天不醒。我的腿很沉重。我覺得連走時也是睡着的——突然出乎意料之處，在我們面前現出一排黑的東西——汽車和馬車。在黑暗中幾乎辨不清楚，有的人遲行地靜默地彷彿着。無論汽車或馬車中都沒有了一盞燈，只有蓋着的火箱裏射出一點紅光照在軌路上。

「這是什麼？」我問，向後退。

「我們在車上呢。你忘記了嗎？我們在車上呢，」醫生喃喃道。

夜是冷的，他冷得發抖了，當我看看他時，我同樣覺得全身打戰。

「可恨的！」我高聲喊着。「你只會抓住我呢。」

「靜點，請靜點，」醫生握住我的手臂。

有人在黑暗中說道

「如果你放一排排槍，也沒有人會醒。他們都熟睡了。誰都能去把他們綁起來。剛才我走過哨兵面前。他看看我不說一句話，連動也不動，我想他也一定睡着了，但奇怪他並不跌倒。」

說話的人打個呵欠，並且他的衣服也作索索聲，很明顯地他是在伸腰啊。我靠在車子旁邊，想踏上去——突然又睡着了。有人從後面把我抬上，安放我在車內，同時我用腳把他踢開，不知爲了什麼，於是我又睡着，在夢中聽得斷片的談話。

「第七哩了。」

「作它記帶燈嗎？」

「不，他不要去呢。」

「在這兒給他們吧，退後些行了。」

車子前後前進正在震動着，漸漸地，因爲一切的聲音又因爲我很舒適平安地躺着，我驅走睡魔了。可是醫生已睡着，我拉拉他的重而軟的像死人的手。車子現在慢慢地小心地動了，微微地震動着，彷彿是摸索牠的路。醫院值日的學生點起蠟燭，點起壁燈，把窗戶都照亮了，於是含怒地說

「可恨的！此刻他們用到我們了。但你最好叫醒他。不然他孰睡了，你是沒有辦法同他交涉的。我自己明白的。」

我們喚醒醫生，於是他坐起來，揉揉他的惺忪的眼睛。他想再躺下，但我們不許他。

「最好喝杯麥酒，一學生說。」

我們喝了一口白蘭地，睡意便消失了。大而黑的方塊的門變成淡紅色，紅色——從小山背後現出一個大的火災，彷彿太陽從半夜裏起。

「很遠呢。大約有二十呎路。」

「我覺得冷，」醫生說，牙齒打戰。